

云龙的云

杨卓如

云是我的家乡，可我只在这里见过云，却从来没有邂逅过龙。

云龙何以得名？《云龙记往》说：“澜沧江夜覆云雾，晨则渐以升起如龙。澜沧江云雾缭绕，美如仙境，成就了云龙地名如诗如画的内涵。澜沧江之云雾，是大自然最细腻的情诗，它轻轻地抚过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树叶，为这一方滇西高原上的山峦和江河披上了一袭柔美的纱衣。

倏忽万变洁白纯净的云彩，其实是故乡大地的精气神。

所谓云龙，其实就是如梦如幻的云雾，在千山万岭之间大江大河之上形成的奇观。白云悠悠，彩云飘飘，山岚出岫，云遮雾罩。在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中，飘飞着洁白的云，在天空中无忧无虑地移动，或浓或淡，或聚或散，变幻无穷。云雾与山峦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我常常站在蓝天之下、江河之畔，闭上眼，让心灵随着灵动的云雾飘远，感受那份超脱与宁静。在千山万岭

之间，在大江大河之上，云似海，云似絮，云似巍峨山峰，云的奇诡之态，暗流涌动，尽在风起云涌中千变万化，让蓝天变得神秘而又诗意绵绵。

其实，这无边无际的悠悠白云，绝不是无根之物。它们深深地植根于高山大江之间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些绿色的宝库在阳光的照耀下释放出湿润的水汽，蒸腾凝结成为美妙的云层，悠悠飘荡，滋润万物，美不胜收。

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我千百次地邂逅过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万里浮云卷碧山”“山云吞吐翠微中”“雾卷青天碧晶辉，烟波江阔天无涯”的唯美云雾。我爱赏云，总感觉家乡的云与众不同，或洁白绵柔，洁白自好，或斑斓多彩，云卷云舒，尽显纯粹之美，梦幻之美。

我总觉得，故乡的云，是大自然最慷慨，最深情的馈赠。

云龙的云，是洁净的。在滇西高原广袤无垠的苍穹之下，洁白的云朵恰似空灵脱俗的仙子，悠然自在地飘游着，俯瞰着我的家乡。我总是痴痴地久久

凝望，思绪也随之飘向那浩渺无边的天际，心也沉醉在那如梦如幻的云影之中。在浩瀚的天穹之下，云是自然界的精灵，洁白如斯，就像少年天真无邪的心灵。

云龙的云，是生动的。春风轻拂，云儿像是被唤醒了，变得活泼而灵动。它们在天空中轻轻地飘荡，有时聚成一团，宛如盛开的白莲花，高洁而典雅；有时又分散开来，如丝丝缕缕的薄纱，轻盈地缠绕在山间。故乡的云，洁白中透着淡淡的绿蓝，与草木萌发的峡谷相互映衬，仿佛一幅刚刚着墨的水彩画，色彩清新，充满了生机与希望。在这生机勃勃的原野里，望着那变幻多姿的云，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云龙的云，是热烈与娇媚的。入夏，云儿在茶室间款款漫步，在高山茶园间闲庭信步，从容舒缓，尽显娇柔姿态。我站在湛蓝的天空下，朵朵白云镶嵌于山林间，宛如一阙意境深远的诗行，真想登高岗以长啸，将心中块垒尽付云霓。

云龙的云，风流倜傥，气势非凡。秋天，萧瑟秋风中的云雾，在金黄的稻菽与通红的枫林间流连，一会儿变得如棉花般蓬松柔软，让人禁不住想要伸手轻抚；一会儿变得似薄纱般轻盈飘逸，随风舞动着如梦的旋律；一会儿变得像山峦般雄浑壮阔，彰显着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它们会幻化成一群奔马，嘶鸣声直冲云霄，矫健的身姿充满了力量与激情；它们会幻化成一片绚丽的花海，随风摇曳；或者幻化成一座神秘的仙山楼阁，在缥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如梦如幻，令人心驰神往。

在滇西峡谷，没有严寒，有的只是“大地微微暖气吹”的物候。而山上，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巅。这时候的云，压低身姿，与皑皑白雪相互交融。山上银装素裹，山间白云悠悠。放眼望去，天地间一片洁白纯净，让人难以分辨哪是云，哪是雪。此时的云，恰似大地温暖的衾被，为这片土地带来温馨与安宁。几片雪花，几缕白云，神秘而吉祥，给寂静的高原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诗意。

故乡的云，一直萦绕在我的梦境里。我在山野间漫步，追逐着云朵的影子，沉醉于四周的美景，抬头望见那一朵朵无忧无虑洁白的云，心情就一下子愉悦起来。白云在山谷间飘荡，变幻着游弋着，给人带来了一种爽快的心情。我盯着云的飘动轨迹，想象着那白云的故乡，云自哪里来，云从何处生，云归何处，牵动着我的思维。野花野草在微风中轻柔摇曳，山岚雾霭在群峰之间缭绕，似在应和着我此刻的心情，于这片山野间、白云中纵情舞动。

一朵朵白云，默默守护着故乡这片广袤的天空。每当我仰望这片熟悉的天空，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温暖。我心目中的云，永远是那种温柔的状态、温馨的画面。在故乡蓝天白云的画卷中，每一笔都是大自然的诗意表达。云龙的云，纯净之美，使人顿生“心事经年寄白云”的感悟。

云龙的云，那洁白的倩影，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约定，宛如那永恒的禅意，萦绕心间，丝丝缕缕，无法释怀。

春风归来

李文

告别沉寂和落寞
万卷春风
一夜归来

冰河解冻诗歌唱响
生命的灵性在激荡之气
在瞬间点燃
心怀浪漫气息
无法与春天说再见

乡野披上绿茵之色
带领城市满街狂舞
灰色的道路逐渐鲜亮
寒凉的夜晚开始缩短
春光明媚
万物生长

春天在枝头鸣叫

丁成武

根系在暗处摸索着水分子
大地呼吸变得急促
脉搏跳动 重组光的碎片
时针将年轮刻在树干的皴裂里

奔忙的鸟儿大呼小叫
校对季节里语法的正确表达
急性子 藏不住心中的秘密
叽叽喳喳
惊醒萌芽 舞动晨光

嫩绿的齿轮咬合着昨日的伤痛
那些过往
在叶脉中释放
枝条迎着暖风
春天 正在枝头
等候

莫残溪溯源

李云洁

我没有线条可以描绘这样的美
我也没有色彩渲染这样的绚烂
我甚至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大理这一幅画
线条柔软色彩明亮

当我终于酣睡在莫残溪水清澈的梦里
枕着溪流清脆叮咚声
有鸟在阳光照耀的树枝上踮起脚尖
尖跳动

松林在微风亲吻下伴着清香
发出“沙沙”的歌声
山野角落开得浪漫的不知名野花
似乎这里脱离了季节的掌管
美得毫无逻辑
羞涩如邻家少女的莫残溪
只发出“哗哗”的笑声
并不露出面孔
攀过最后一处屏障
莫残溪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眼前
从石缝间流动发出巨大的水声
白色的水花冲刷着黑色的石块
溪水倒映着斑驳的树影
四周环绕苍翠的山脉
莫残溪从苍山深处流出
在山坡上串起珍珠样的村庄

闭上眼 张开双臂
我在莫残溪的怀里
而整个世界都在我怀里

文艺评论

祥云诗群的新春诗典

——读“让诗歌遇见春天·祥云诗人迎春诗展”

张永权

今年春节期间，我真读了“让诗歌遇见春天·祥云诗人迎春诗展”作品，在饱享丰富多彩的精神大餐的同时，这组诗歌作品不同凡响的审美品位，让我十分惊喜。31位诗人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祥云诗群体的活力和实力。

诗展，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一大批诗人在坚守、在探索、在前行，涌现了在省内外有影响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出版过作品集，其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十月》《钟山》《花城》《四川文学》《中华诗词》《草堂》《延河》《北方文学》《新华文学》《中国诗人》《边疆文学》《滇池》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在这个诗人群中，产生了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家、《边疆文学》编审雷杰龙，“新新诗”写作倡导者、藏诗阁创始人郁东、女诗人杨灵芝（林夕）等。其他数十名诗人来自各行各业，还有几位真正的农民诗人。也和他们一样，都坚信诗歌不死，10年、20年、30年……在各自的诗路上求索前进，显示了祥云诗人的实力与活力。因为有了他们，我把这个诗歌群体，称为“祥云诗群”，是名副其实的。

祥云诗群的重要诗人郁东倡导“新新诗”写作，主张“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写作”，在这组诗里也体现得尤其明显。雷杰龙的《在哀牢山后面》，一首短诗把历史上的军垦、民族的迁徙、边地风云、大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当今脱贫攻坚、异地安居的家国大事，通过一两个家族的演变，表现得非常生活化和真实，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和生活真实的品质。一位年过七旬的农民诗人赵

荣，小诗《烧糍粑》写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在锅里烤糍粑，“一个/个/都翻成了/鼓足气的蛙/可还在翻着/翻着”，来自生活中的比喻，新颖、自然、形象生动，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又如郁东的《故乡事》中越来越沉默的父亲、打电话频率越来越多的母亲，诗中的空白，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们的一生和日常中的故事。特别是在修筑滇藏公路爆破声中耳朵早已失聪的父亲，却在滇朴树下用石头搭一个座位听鸟鸣。他的沉默又似在聆听，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就像“与山坡上的一棵狗尾草相似”，其情其意，让人读了心疼。诗是生活的艺术，也是感情的艺术。情之所至，发言为诗，诗歌的创作，都必须具有真情实感，才会让人感动。普应杰的《父亲》“你笑起来/嘴唇碰到松动的牙/我的心跟着颤了一下……”一个生活细节中的父子情，也同样呈现了真情在诗歌中的艺术力量。张美华的《为父亲拍老人像》中的细节，也有异曲同工的艺术感染力。芮晓峰的《在普湖湖直兴村》“问起舞民如今的生活/村支书说边用核桃仁/蘸起蜂蜜”。一个很小的细节，暗喻了脱贫攻坚后彝族村寨的大变化，可谓细节中彰显的时代精神，显示了诗歌的时代感特点。

祥云诗人的这组作品，艺术表现呈多元化趋势。有的作品把传统新诗和“新新诗”的艺术表现相融合，或抒写浓郁的乡愁情怀、独特的民俗风情，如李雪的《故乡在喊我》，李继凯的《年味》，平兰的《回眸》；或从名胜古迹、山川地理去表现历史进程，聆听时代的足音，以及大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从人生经历中感悟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如静月听风的《天生桥》，杨友泉的《云南驿》，刘珈彤的《一壶云南岩茶》，吴映辉的《横跨三江奔流》，雪贝儿的《悠悠中洲》，林夕的《映山红》，陈艳华的《那就去问一场雪》，百灵鸟的《登山记》，邵文俊的《永远的记忆》，袁翁翁的《跟你一样，本是单纯的小溪》，黎虹的《送你一朵春天的兰花》，和慧平的《酒杯空》，李永康的《饭后》，袁翁翁的《一片叶子》，张玉洪的《忙碌》，王子军的《坝子或牛》，叶子的《这一年》，单云东的《种子》，崔学仙的《尽头街》，麦田的《毕业季》等作品。艺术水平各有品位，但都显示了诗人们的诗艺追求和“新新诗”写作的特点。

在这组作品中，有的诗人善于从生活的场景中获取新颖的艺术表现角度，彰显了时代新诗的审美个性。如“白天种地，夜晚写诗”的农民诗人山雨的《十朵茧花》，在种地的辛劳中，一双手指都磨成了10个茧子，在诗人心中，却是十朵茧花“在我的手掌心绽开”，“诗意和图画在红土地上蔓延”。过客的《在大地上写诗的人》同样是写普通劳动者环卫工人的诗，把她清扫大地垃圾的工作，用在大地上写诗作比，是用美的联想，为普通劳动者献上的一曲心灵的赞美诗。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传统新诗的写法，也在祥云诗人中，结合他们的人生体验，加以运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朦胧诗潮，自然对他们的创作也有所影响，林夕等诗人的作品，多少让我们看到了朦胧诗的影子。

诗歌艺术上不拘一格，求新求变的表现，正是祥云诗群充满生机活力崛起的原因，这是彩云之南诗歌的春天。

古老的中国对麻风的认识与西方不同。秦汉时“风”说；隋唐时“虫”说；南宋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公元1174年)中，除提及外部原因外，首次记述“然亦有感染者”。明代沈之问《解元元数》中，把传染作为麻风的主要原因，且肯定麻风是可以感染他人造成流行的传染病，并强调了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明末吴有性(公元1642年)在《瘟疫论》中，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分开，第一次建立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病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清代吴谦等(1739—1742)编修的《医宗金鉴》中，稳固地接受传染为麻风病因之一的观念。

数千年来，人们就与麻风抗衡，并试图治愈这种恶疾。

隔离，成为自古以来预防麻风传染的主要手段。在《圣经·旧约》中，发现疑似麻风患者，先禁闭七天，确诊后宣布此人不可入，移居城外，与家人及居民“村外隔离”。在公元九世纪的法国，规定麻风患者不许结婚。荷兰、西班牙、挪威、美国及日本等多国，都颁布了麻风患者要入院终身隔离的法令。君士坦丁大帝之母Helena创立救济老人和贫民的“旅社”(拉丁文Hospitium，为英文Hospital的渊源)。公元329—379年，卡巴多喜阿(Cappodocia)地方的大主教Bacil创建了Bacil收容所，也收容麻风患者。公元四世纪时，欧洲各国共有麻风收容所(隔离病所)636处。十三世纪时，麻风收容所高达19000多处，其中仅法国即有2000处，英国有326处。公元1400—1410年，挪威的卑尔根建立了圣约尔根麻风病院，1702年，挪威基督教教会重建。1839年以后，该院成为挪威制定麻风防治对策的本部，也是当时欧洲麻风科学研究的中心。Danielsen和汉森等著名医学家，曾在这个麻风病院担任过院长。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建立麻风病院收治麻风患者，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隔离措施。1930年，《麻风评论》在英国出版。1931年，国际麻风协会(ILA)在马拉加成立。1933年，《国际麻风杂志》在美国出版。1943年，在大洋洲的瑞鲁岛，曾发生过岛上所有麻风患者被集中于一艘船上，并用炮火击沉的事件，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悲剧。

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方才将麻风病攻克。十九世纪前后，采用过大风子制剂治疗麻风。这是七百多年来，唯一可用于治疗麻风的药物，但仅有部分疗效。1897年，首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决议成立国际性的麻风防治团体，仿效挪威的经验强制隔离患者。1909年，第二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卑尔根举行，仍推荐隔离麻风患者和强制报告新病人。并认为，只有做了输精管切除术后的患者才允许结婚。1938年，在开罗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麻风大会上，

埃及提供了大风子树的种子，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治疗麻风的唯一药物。1941年，美国麻风患者Stein在卡维尔国立麻风病院创办了《The Star》杂志，并编辑出版至今。

1943年Faget报道，已用磺胺类药物普洛明(Promin)静脉注射治疗麻风。1943年磺胺类药物问世，麻风进入了化学治疗时代，使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麻风成了“可治之症”。

1946年至1947年，英国科克伦(Cochrane)医生使用氨苯砒(DDS)肌注和口服治疗麻风。磺胺类药物治疗麻风是对长期缺乏有效药物局面的首次突破，同时进入化学治疗划时代的新阶段。DDS多年来一直成为主要的抗麻风药。

1948年4月，第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主张“只隔离有传染性的患者，可允许部分患者在适当管理下接受门诊治疗”。这次会议中，中国山东齐鲁医科大学专家顾教授代表中国出席。

1950年，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告中，WHO秘书长首次提及麻风病。

1953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麻风大会上指出：“化学治疗的进展，为重新审查本地预防隔离方法创造了新前提”。1958年，第七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东京举行，此次会议认为，将患者隔离入院作为控制传染的政策和方法具有重大缺点，“强制隔离是不合时代的错误，应予废除，仅在在有特别指征时，才需入院治疗。”同年，WHO(世卫组织)又在日内瓦建立了麻风科。1966年，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在瑞士伯尔尼成立。

中国的麻风治疗，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经历过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公元前359—217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中，有秦代将犯罪的麻风患者遣送专门的“病所”，“生定杀水中”的记载。汉代以后，不许麻风患者参与祭祀和宗社活动，要“绝乎庆吊”或“幽隐山谷”。北齐天宝7—10年(公元556—559年)，北印度来华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河南汲郡霖落山香泉寺中，设立有“病人坊”，男女分开收养麻风患者，四时供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麻风院”。晋代葛洪著《抱朴子》中，记有“上党赵翟，病癩历年垂死，其家弃之，遂置山穴中”。公元6世纪末，吐蕃三十代赞普仲年德如身患“龙”病(麻风)，考虑会影响后代和王朝的兴衰，国王决定与王妃秦萨鲁杰一起活着进入墓穴。“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因患麻风，去官隐居山中，后不堪其苦，投颍水而亡。



鸟语花香

陆向荣摄

连载 20